

國學珍本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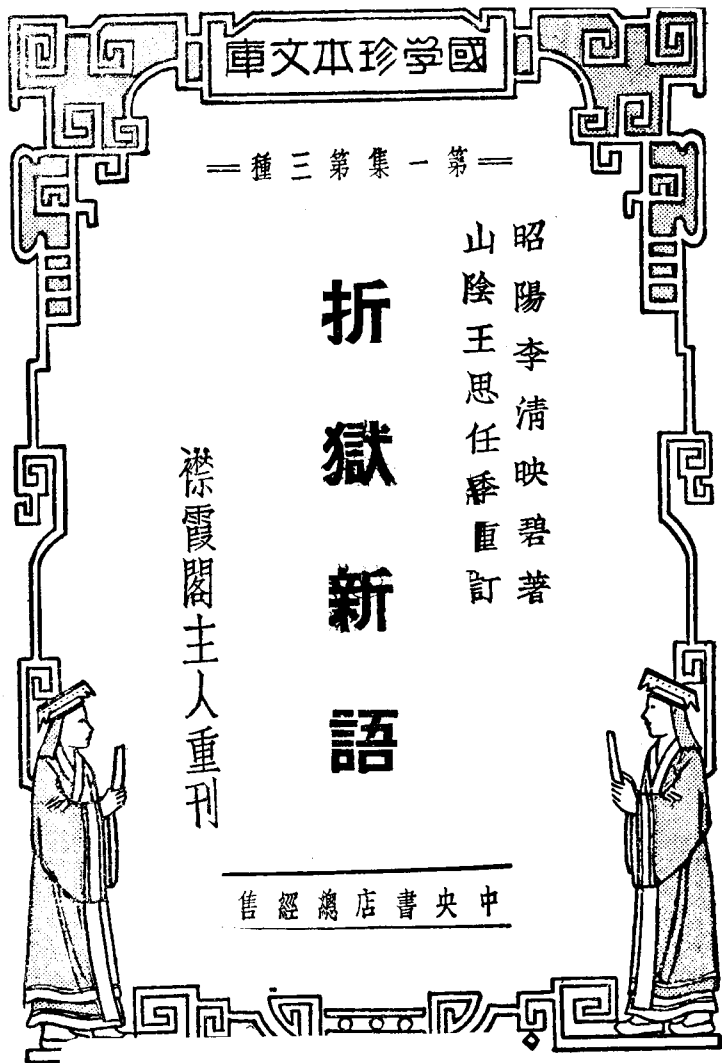
— 第一集第三種 —

昭陽李清映碧著
山陰王思任修訂

折獄新語

襟霞閣主人重刊

中央書店經售



國學珍本文庫

第一集 第三種
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月初版

折獄新語 全一冊

分售：定價大洋三元

著者 山陰李映碧

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

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

發行者 中央書店

分售處 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

中央書店總店

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

★ 歷 略 者 著 ★

本書著者李淸。爲春芳玄孫。字心水。號映碧。晚號天一居士。明崇禎進士。官至大理寺左丞。居言路。中立無倚。康熙間徵修明史。辭以年老不至。有繕寧齋集史論。女世說。史略正誤。南北史南唐書合註。正書外史摘奇。二十一史同史同異。南渡錄。三垣筆記。明史雜著等著。此折獄新語稿其案牘之一也。然才華富贍。斷制嚴明。足資後人範模。洵足珍已。

折獄新語總目錄

一	婚姻	一
二	承襲	二四
三	產業	四一
四	詐僞	六三
五	淫姦	一〇七
六	賊情	一四一
七	錢糧	一五三
八	失誤	一五九
九	重犯	一六四
十	冤犯 疑犯附	一七四

折獄新語 卷一

昭陽李清映碧甫著

山陰王思任甫季重訂

婚姻

一件：逼嫁事

審得孔弘祖者。乃生員袁尙鼎壻。而二女則尙鼎女。弘祖婦也。先因鄰民何挺。曾求姻尙鼎。而此以紅帖往。彼以紅帖答。夫以紅帖代紅葉。何必新詩之當媒。胡歷十餘年。不聞挺以聘禮往也。迨夭桃之佳期已過。標梅之晚感漸生。則二女已廿五歲矣。有女懷春。古士誘之。雖貞姬亦鍾情。良匹而顧以一紙空言。必欲責二女爲罷舞之孤鸞。此非近情論也。今弘祖聘娶後。忽來何挺告。云有金釵綵緞之聘。此其有與無。俱不必辯。而所可一言折者。則二女矢節於鎖窗。洒涕於登輿。而至今猶啼號弘祖之舍者。是也。使他宅之雙飛無心。則當尙鼎逼嫁時。有割耳毀面誓死靡他耳。卽或籍東繇人。垂泣升車。則盛飾而往。浴體而燄。古貞女不以尸還陰書乎。何適弘祖後。寂無一聞也。狂風落盡深紅色。已非昔日青

青矣。挺可覓。雕梁于別處矣。今乃以破甑之顧。謬希完璧之返者何也。及召二女當堂面質。則願作孔家婦者有同喚江郎覺矣。夫二女既失身弘祖。豈復與挺爲藕絲之聯。若駭豎子哉。傷心于奪婦之慘。而一慟遽墮。想挺之真情不至是也。非垂情彼婦。實垂涎家兄耳。念係愚稚。姑免究擬。然則袁尙鼎獨無過乎。紅帖之一答亦禍胎也。薄罰示懲。

一件：劫妻事

審得沈斌者。鄞人也。先因厲馬所生六女。曾許斌爲妻。以十兩聘。胡馬二三其行者。復改許方四德子也。夫故人恩義重。不忍復雙飛。此爲已嫁之婦言也。若六女與斌。僅作楚岫遙夢耳。獨以斌之尋春。稍晚者。忽使鷓鴣爲先占之。枝恐有情。至不堪回首者矣。夫以理論。則宜斷後約。速還先聘。然青青一枝已折他人手。卽令斌與六女復續鸞膠。而追思曩日之逐隊野鷺。若何綢繆得無悵然于二天可羞乎。而必遣飛花以上故林者。亦非情也。合命德四出銀十兩。補沈氏原聘。而女歸于方金歸于沈如是者。安矣。厲馬蒙面鼠竄于禽獸。又何難焉。方德四擇婚不慎。姑杖示懲。

一件：冤命事

審得汪三才去婦大奴。陳汝能義妹也。先因三才父繼光。曾出銀廿兩。聘大奴爲三才婦。夫大奴一石女耳。此固天桃標梅之無感。而蜂蝶採所不過。而問焉者也。及同衾後。三才悔恨無及。卽將大奴送還。汝能訖。非敢奢望于藍田之生玉。正恐絕望于石田之生苗耳。則汝能之返其聘金也。宜矣。何遷延不償。且以寃命控乎。初汝能猶執石女之說爲誣。及召兩穩婆驗之。信然。然則爲汝能者。將令三才于飛之願。僅托巫山一夢。而不復爲嗣續之繩。繩計乎。是面欺也。應杖治汝能。仍追聘金廿兩以結此案。

一件：孽破事

審得慈谿人任春龍。乃不僧不俗而道念不勝其情腸者也。夫春龍兄爲春九嫂爲嚴氏。爲妻李氏。乃宜爾室家者。不知誰作棒喝。而忽作削髮披緇之孤往也。于是傳語兄嫂。爲伊妻另覓佳偶。而嚴氏遂以乃兄嚴鳳應。夫李氏旣爲鳳妻。與春龍訣矣。卽令沿門托鉢。或與李氏爲狹路之逢。當自附于李下。不整冠耳。胡忽逃禪。忽還俗。且欲以李氏爲覆水收也。蒲團座上。不生巫峽之夢。淨水池邊。寧卜雨雲之好。春龍所爲。何不知色是空。豈其稽首慈悲者。忽慨然作人間並蒂蓮之羨。而欲以俗婦爲梵嫂乎。今取春龍初情閱之。則出家之誓。嫁妻之呈。曾赴縣批。照且契內有云。高山磊石。並無擊轉。劈竹雨開。

再無重合堅而決矣。今何磊者頓轉而開者希合也。聚針於鉢。舉匕食之。方可。嘗室果春龍具此神通乎。不則登肩而慾障者真直二小兒爲祟而欲與李氏爲法種之延嗣也。則幾同慈水怪鳥矣。從輕擬杖。猶幸其不作僧敲月下門耳。今而後願春龍之無欲以觀妙也。

一件：斬佔事

審得洪氏者柯台明母也。先因台明有女嫁鮑紹陽子應龍。韶年方訂夫天桃。羸體已嗟夫弱柳。未免憑掖需人矣。於是台明覓婢梅女往。而洪氏乃指爲伊妾何也。果妾乎。台明妻固在。愛女莫若母。胡不往而以妾往。且往又八年耶。至梅女往矣。枕畔之枯枝不堪攀折。而或移情于傍砌之閑花。想亦應龍近情事也。若遽指爲紹陽。豈昔娶婦而讓兄者。今又得婢而讓父乎。至紹陽訴詞。又可異焉。夫柯氏女誠病猶然生婦也。何至剪額梳釵。告廟飲族。而以納婦者。納婢均誕耳。今台明應龍俱往長安。惟提洪氏孫柯應棟嚴詰。則曰是婢也。非妾也。是繼往也。非從嫁也。此言得之矣。合無令鮑紹陽出銀六兩付之洪氏。而梅女則仍歸鮑家。異日嫁之乎。則銀仍付鮑。而女終歸柯。異日納之乎。則銀永付柯。而女終歸鮑。

一件：法斬事

審得定海縣人沈河與生員李二木皆相比爲奸者也。先因陳世傑無嗣，曾聘二木家婢爲妾。而海其冰上人也。夫主翁已爲鷄皮鶴髮之衰朽，而婢子猶作豔李濃桃之妖嬈，固未免誤我芳年矣。迨年經六載，而鴛頸雖交，熊夢無兆，以繁花綴黃葉，恐一老一少到底，是惡姻緣也。今者改嫁劉龍，豈曰世傑過兩少相親，歡同魚水，顧茲朽翁棄如敝屣耳。此亦何略何費乎？胡海分甘不遂，輒唆二木控衙，肯有老父易簣之際，謬欲以愛妾殉其子，以爲亂命也。卒改嫁之人，稱其陰德。世傑可謂有陰德矣。又有一人廣置姬妾，卒無子，于是率諸妾禱于先祠，自云我無虧陰隲，一妾微睨之曰：「誤我輩芳年，卽虧陰隲耳。」世傑又可謂無陰隲之虧矣。今召世傑故妾詰之，問與新夫相安乎？則曰安。而二木之嗷嗷何爲？甚至巧爲說詞，而曰劉龍故偷兒也，非所宜嫁。夫始適老馬，終耦黽鼠，妾薄命一詞，亦聽其自歌房中可耳。二木之告無乃爲百艸憂春雨乎？沈海應杖，劉龍仍聽完聚。

一件：誦拆事

審得淮安府人徐尙德。乃鄭人何冬女。夫而有繼岳劉元德。有岳母鄭氏。又有妻兄何應錦者也。夫尙德何如人。潘中軍一廝役耳。止因元禮假館武林。應錦亦旅棲長安。于是冬女叔何恩。輒延尙德一盞。而從中撮合。此鄭氏所以受聘金廿兩。而以牛馬風遙之。尙德結鸞于冬女也。雖然。身爲野鷺。乃錯占家雞。可乎。今成婚三載。果反目矣。未見賢能舉案想類。貧不下機。且有元禮應錦等。從旁佐鬪。尙德忿忿告府。非無因也。茲召冬女詰之。謂尙德誤信淮棍。將攜歸本土。賣伊爲娼。查當日聘書內。原云娶妻。居甯何得頓背初約。以攜歸言。合押尙德賃房。與冬女同居。其留鄭乎。則爲鴛偶之終諧。其歸淮乎。則爲燕飛之暫別。若謂同林已乖。別船可上。則出自尙德之意。可也。被元禮應錦等。可曰尙德逐浪爲蹤。冬女飄花爲性。而謬爲返金歸女之喋喋。耶何恩爲媒不慎。欺家兄而誤姪女。不免有寡恩之誚矣。合杖徐尙德。匿情聘婦。念係貧愚姑的決示懲。

覆審得何冬女之匹于徐尙德也。以正娶。非以苟合。胡言別嫁。蓋明知家徒壁立者。必難諧比。目於白頭。而大義所在。不容恃也。今審斷後。尙德復喃喃遞呈有追還原聘。斷妻回籍。語夫以尙德之餬口不給。若身客天涯。妻留故里。則流萍繫匏。相親何期。且青青一枝安知不陰折牆外。而願令尙德爲抱柱之尾生。可乎。合無如尙德所請。將原聘廿兩追還。而冬女則聽別嫁。噫。二載同衾。今將分席。未知冬女

之結新歡于魚水者。猶作故劍遺簪之戀。戀否耶。婦情之薄。有似秋雲于此。案不能無感。然爲尙德者。亦身輕似葉矣。況良賤爲偶。其始原不以正。則急斷此惡姻緣可也。徐尙德合招原擬。冬女并擬贖杖。以爲婦道不終之戒。

一件：活拆事

審得沈洪之以女許方勝子也。乃崇禎元年事也。迨延至三年。則是女紅英欲謝而標梅已過矣。蓋因勝家窘甚。故遲遲至今。未幾忽以果盒禮往曰。吾將娶婦。夫洪窶人子。生男弗喜。女弗悲。非曰門楣是望也。蓋將藉掌珠以博筭金耳。胡勝不以聘金往而率略乃爾。宜洪妻鄭氏怒。不許婚也。時勝轉展無計。浼其表兄李春轉言於洪。謂吾家壁立。合將原聘見還。以伊女另嫁。于是洪與鄭氏皆允其請。而又斟酌果盒之費。于原聘入兩外。更加四兩。此退婚一紙。所以出自勝手也。一女之轉嫁李萬。已成覆水難收。則當寄語舊燕另覓雕梁可矣。何勝事過戈興。復以活拆控。旣飽家兄。又挽去婦。魚與熊掌可兼。延乎本當以誣告反坐。姑念貧而退婚。非其願也。且婚姻論財。夷虜之道。沈洪亦不能無罪。合與巧言如簧。分鴻斷鴛之李春各杖示懲。其一女則萬妻也。流水落花兩無情矣。方勝不得再有啾啾。自取反

坐。

一件：拆妻事

審得奉化縣人江昌榮。汪一奴前夫。定海縣人俞七。汪一奴後夫。而汪壽法則一奴父也。先因壽法于崇禎二年。曾以一奴許昌榮。而成婚于五年五月。時間一奴年幾何。僅十三耳。夫兩雖並棲。何異稚戲。而妝無再點。案不別舉。諒爲貞女。當如是矣。乃一奴之情。暱新歡。心厭故侶者。非獨昌榮過。則昌榮之亡母過夫一奴。猶斷乳幾日人耳。當撫若慈母。愛如嬌女。胡羹藥不諳。輒加華楚。而幾欲爲姜母汲水之難也。君家婦難爲心怨矣。迨昌榮母亡。一奴亦病。豈其命帶逐水。而數值飄花者。又當以一病結新姻緣耶。時一奴母竺氏。曾攜歸定海。就近調養。而胡縣人俞七。乃以野鴛偶。病鸞也。今據壽法口供。則謂七父俞大順。曾借銀無償。刦一奴去。夫阿翁自乏家兄耳。可以己女。而人婦者。爲償逋資耶。乃俞七母蔣氏。何又以入兩之聘言。夫聘與當。俱不必辯。獨以五月適江。以八月歸汪。以六年七月往俞。前後豈不瞭然。顧何捏六年爲四年。而五年之依依江宅者。豈一奴果爲倩女之離魂也。茲壽法昌榮猶言。出同聲。而一奴則初詆老父。繼諍故夫。惟與俞七兩目眈眈耳。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。而揮舍人唾。

餅師何。今古婦女。其肺腸若是別也。一奴嫁夫如積薪耳。後來者居上。亦咄咄怪事哉。汪壽法一女兩嫁。應杖。汪一奴斷歸昌榮。仍令壽法補銀四兩。給與前七。以結此案。

一件：姻變事

審得沈之龍者。故民沈應用族姪也。先因應用年暮無兒。立之龍爲嗣。其以養女樓氏許。蓋亦佳兒佳婦之惓惓。而俾取諸宮中者。不煩親迎也。何應用物故後。應用妻于氏。遂欲以樓氏爲奇貨。而章臺別折時。胡奎父胡舜方爲子求偶。而巧阻銀漢之周。思萱遂乘間往。語曰。樓氏女佳。夫樓氏固有主。羅敷耳。可令他人誤入桃源。而以奎爲阮郎之龍。爲蕭郎乎。今召舜與思萱詰實。謂之龍與樓氏。其稱兄妹也。難以厲行。諧燕偶。而溫家玉鏡臺。何以聯姻姑女。若以十二金餌母。而奪其子婦。恐百匹之賜。難救一櫛之隕之龍。今日之情。無乃類是。未可居樓氏于隨風之楊花。而俾舍家鴛。逐野鶻也。求我席士。迨其吉。今則莫吉于審日之初八。于是暫繫思萱及舜于獄。以絕蠱惑。而押兩人卽日成婚。夫齊語呼婦。皆曰妹。妹何妨。結新歡。以仍舊呼。正恐登堂拜母。而赧然掩面者。呼母則安。呼姑則忤耳。嗟乎。此一案也。紅絲久授于故父。赤繩幾割于生母。若移樓女以置胡宅。恐甑破而珠還者。一夕亦百年之長恨矣。

幸黃。花。未。折。故。紅。葉。終。諧。父。冰。人。而。官。月。老。亦。驚。鸞。譜。內。之。新。語。佳。話。也。周。思。壹。胡。舜。各。杖。不。傲。其。聘。禮。十二兩。仍。追。給。胡。奎。今。而。後。伊。自。有。婦。無。謂。他。人。婦。

一件：飛攫事

審得毛氏者。陸生員弟婦。而毛文始則毛氏父也。夫女子之嫁也。母命之。女子之再嫁也。父命之。學禮者。曾聞斯言乎。毛氏之亡其陸氏夫。而操愧孤鴻。忽欲逐隊野鴛也。當夫家爲政耳。文始以女許汪元瑜。有兩嫁理乎。則陸生以弟婦許陳生。未爲不可。但毛氏旣歸陳生。而陸生忽出廿兩。以返元瑜。何爲者。嗟乎。亡弟辭世。生妻去。幃。感。念。同。乳。若。在。初。沒。彼。陸。生。非。人。情。乎。何。忍。以。弟。婦。爲。奇。貨。而。旣。許。元。瑜。又。許。陳。生。也。今。據。陸。生。口。供。謂。廿。兩。疊。疊。特。償。元。瑜。酒。饌。耳。夫。元。瑜。輩。固。傍。海。居。者。難。致。山。珍。不。貴。海。錯。此。何。酒。何。饌。乎。而。以。廿。兩。費。其。給。受。元。瑜。之。聘。繼。受。陳。生。之。重。聘。無。疑。至。若。陳。生。尤。可。異。焉。旣。誕。毛。氏。囊。有。餘。蓄。而。重。賄。貪。伯。奪。汪。氏。之。聘。婦。爲。已。婦。矣。今。讀。其。呈。內。則。云。毛。氏。與。元。瑜。有。姦。故。因。嬖。謀。娶。噫。燕。爾。新。婚。如。兄。如。弟。業。與。毛。氏。結。今。生。之。緣。而。甫。訂。新。歡。忽。發。舊。穢。有。其。事。乎。宜。爲。掩。醜。無。其。事。乎。豈。宜。織。淫。若。以。公。庭。數。語。流。聞。深。閨。頰。赤。耶。背。汗。耶。想。婦。人。之。情。薄。秋。雲。而。浪。逐。桃。花。者。應。得。此。報。陳。

生蒙面昧心。合與忘親負約之陸生。各杖以儆。仍于陳生名下。追銀六兩。給元瑜以了前案。

一件：環烹事

審得王君實故妾夏姐。乃陳英兄陳奎養女。賣與金立仁爲婢。而轉嫁君實爲妾者也。今問伊何以死。則因洗衣池邊。失足溺水故耳。夏姐之不復君。其問諸水濱英何與乎。而忽以人命告。且又忽指養女爲陳姓嫁女。而生則炊汲死則毛裏也。於是同族陳怡與立仁之同族大經皆踴其故智。而此息彼告。相牽如蔓。均有挺心矣。夫以夏姐之萍流蓬飄。寄生于陳。而寓足于金者。久着青衣。不妬朱顏。其繇養女而婢。又繇婢而妾也。非必貯金屋而列金釵也。在君實雖無寵至不婚之愛。在君實妻江氏雖無我見猶憐之感。而獅吼無作。蜂螫不弄。胡池邊一溺。忽有悍妻殺妾說也。問何以故。則云王生員書報耳。夫王生員與陳全二姓何涉。且與夏姐何親。豈真廁有形發其明。酷襲有骨攻其陰。虐故代人鳴冤。而握管如咽者。將以自哭亡妾之急。淚轉哭夏姐乎。抑豈白日帶絃。忽作階前之人聲。又豈中夜投衣。獨聆郵亭之鬼語。故筆有劍而字有鼓者。將洗沉痛。雪幽恨。而指事陳情之確乎有據也。非然者。恐王生一書。將以求吾所大欲矣。蓋見溺而援之。以手者權也。聞溺而報之。以書者利也。合與借題恐嚇。各詐

四錢之陳英。一併杖懲。若全金仁劈死夏姐之說。則辭過于水。而嫁禍于刃。亦兩人唾餘耳。姑念唆訟無實。薄罰以儆。

一件·枉法事

審得王四四者。呂氏後夫。而陳良明其前夫。陳良忠其前夫之兄也。先因良明患疾身故。止存一婦。二穉子耳。第不知當日之惓惓孤孀者。亦曾訂嫁期于二十五年。而以死別作生離之遠約否。然一坏未乾六尺。猶在胡呂氏遑遑求嫁者。若不得于夫。則熱中也。茲問良明以何時死。則去年六月。而今則七月耳。豈夏之日。冬之夜。已備歷孤枕獨衾之淒涼。而無夫自傷與。舊穀既沒。新穀既升。鑽燧改火。期可嫁矣。良忠以服制未終爲言。亦子謂之姑徐徐云耳。何呂氏覓鴛偶而性急者。猶之食雞子而性急于。是以遠宗陳良佐主婚。以徐國祥等爲媒。而招四四入贅。良忠心忿控府。有以也。胡四四又以枉法告。夫四四之入贅也。婦不作。庚媳之假啼。夫不待江郎之徐喚。其訂鸞舞而諧魚水。枉乎。不枉乎。且呂氏呼夫二穉子呼父。鵲巢鳩居。已占盡陳門便宜。而顧令不與主婚之伯兄。卷舌而惟所欲爲。甚矣四四枉法一控。昧心極也。合杖以儆。雖然。二穉子不日長矣。若相與連臂而歌凱風乎。未知呂氏亦和以無。